

人世間

# 雨雪霏霏

方寸

毛毛刺，绵绵丝，淅沥沥，滂滂沱沱……

这场雨由朦胧写意到粗壮具象，模样越来越清晰。雨刷快速摆动，视线依旧模糊。风携着寒意，在窗外呼啸。雨点儿冻得在车顶跳起跺脚舞，舞步凌乱。跌落前窗的雨点，闪起冰的光芒。

“大雨哗啦啦，小雨淅沥沥，大雨哗啦啦，小雨淅沥沥……”这是小儿子在唱歌，手舞足蹈。

“哗啦啦，淅沥沥，哗啦啦，淅沥沥，大雨小雨快快下。我们笑哈哈，我们笑嘻嘻……”我加入歌唱行列，笑声和歌声带着热气模糊了车窗。我们开着车穿行在城市的道路上，目的地是高铁站，迎接出差归来的爸爸。

生命中有许多这样的场景，虽然风雨交加，但寒意却更助温情。

读初三那年，初秋的一个日子，天阴沉沉的，教室里亮起了灯，白炽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线，视线依旧不清晰。我收拾着书包，不时看一眼窗外的天。

推着自行车准备回家时，乌云更沉了。有人喊我，一扭头，是班主任，怀里多了一件雨衣。雨衣是那种老式的军绿色，不透气，味道也不好闻。在那个家家没有雨具、用化肥袋子做雨披的年代，这件雨衣无疑是个奢侈品。在小伙伴们闪烁的目光中，我接过雨衣。

斜风带着细雨扑在脸上，裹着花生落叶味道的泥土气息钻入鼻孔。越来越暗的光线，越来越粗的雨丝，越来越重的寒意，让我们无暇顾及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悠闲与旷达。

前面的同学理和峰停下来，我们也相继停下来。峰的自行车链子掉了，理蹲下来上链子。这是常有的事儿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，差不多都成了上链子的高手。玲的咳嗽更重了，我把雨衣递给她，让她穿上，她一再推辞。伙伴们也都劝，她才穿上雨衣，却一直不好意思，几次要脱下来，都被我们劝止了。

小雪如花，飘逸灵动，大雪似锦，安静典雅。雪是精灵，是天使，她来的时候常常令人不觉寒冷。那是一个寒假的冬日，难得有闲，我在长街踢毽子，雪花簌簌而来。仰头凝视，一团团棉絮自天而降，落在脸上，软软的，凉凉的。棉絮大而多，很快周围一片迷蒙，天地之间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正当我沉浸其中时，一个红色人影闯进来，带着一股白菜大包的味道。是邻居五婶儿，手里提着一个纱布包裹，腰里还系着围裙，头上顶着几团棉絮，有的化成了水珠。我暗暗责怪她打破了我的独处时光，那股白菜包子的味儿却真是好闻，到中

午了，我应该是饿了。

“还踢毽子呢，还不回家吃饭？”也不等我回答，五婶儿就走进胡同的第二个门，良婆家。说是门，其实只有门框没有门扇，风与狗可以自由进出。

很久没有看到良婆了，以前她总在长街口坐着。母亲说良婆已经下不来炕，前几天下雨结冰，她在院子里摔了一跤。良婆有两个孩子，女儿一家在广东打工，留在那儿了，儿子从小身体不好，是个鰥夫，去年也走了。母亲和五婶儿她们常常每顿饭送点儿过去，看来今儿中午五婶儿蒸的包子。

晚上母亲烩的饼子羹的白菜，还煮了地瓜芋头，让我去送。我有些犹疑。我一向怕进老人家，黑洞洞的，还总有一股老人特有的难闻气味儿，这又是在晚上。

我领着大黄，走进那个没有门扇的门洞，从窗户中透出昏黄的灯光，洒在满院清雪上。大黄脚步轻巧，在院子里跑出一圈脚印。推开正间木门，门轴“吱呀”刺耳，大黄先我一步窜进门内，跑到东间汪了几声。“呦，是大黄呀。慢慢来啦？”

“哎，是我，三奶奶。”我赶紧答应着，快步进了炕间，“我妈让我给您送饭。”

“饼子，芋头，地瓜，咸鱼！哎呀，我正想这口呢。”

良婆靠墙坐在炕头，脸上全是皱纹，像干树皮，头发一丝不乱。良婆拿起一个芋头，剥开皮，咬一口，干瘪的嘴唇一努一努的，喉咙里发出满意的哼哼声。“你也吃。”良婆递给我一个芋头。

“你快吃吧，三奶奶，我回家吃。我妈还说让我给您烧几口火。”

“不用啦，中午你五婶儿给我添了几块木头，这一下午炕都热乎乎的。”

我回到灶间，蹲在灶口，灶膛里果然有几块木头，烧得差不多了。我又添了几块进去，估计一晚上够了。

我拿着空盆，跟大黄一起往回走。一路上我俩追追赶赶，打打闹闹。我张开双脚，脚跟对着脚跟，一步一趋，在雪地上织成了一串鞭炮，大黄绕着我绣了一串梅花。我立定，弯腰，捧起一把雪，大黄也立定，仰头看着我。我慢慢松开手，雪花洒落，大黄眯着眼，翕着鼻，迷醉在月光雪影中。

雪停了，月亮爬上来，给落雪的屋顶镶上一层晕边。想起那句诗：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

人的一生难免经历坎坷、苦痛、悲伤，风雪夜归时，只要有一盏灯，一堆篝火在等你，我们便拥有了穿越凄风苦雨的力量。

咏物志

## 灯

曲京溪

煤油灯

夜幕四合，村庄像是被一口倒扣的大锅罩住，黑得严严实实。推开家门，奶奶已点起灯，火焰如豆，发出微亮的光，照得草屋影影绰绰。

那是一盏煤油灯，我大哥自己制作的。大哥先找一个用过的空墨水瓶，用烧红的铁棍或火钩子在瓶盖上烫一个窟窿，再到生产队或有自行车的人家，找一套废旧的手推车或自行车的气门嘴儿，把棉线合拢或把蒲子（香蒲）根部剥去皮，取一段蒲瓢作灯芯。往瓶子里添上煤油，“刺啦”一声划着火柴，油灯就点了起来，黑洞洞的屋里就亮了起来。

一家人坐在炕上吃饭，母亲晚上做针线活儿什么的，全靠这盏灯照明。

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，上村办初中那两年，开始大抓教学质量。冬天，学校开始上早自习和晚自习，早自习一个小时，晚自习两个小时。没有电灯，上早、晚自习得自己从家里带煤油灯，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，教室里就点着五十多盏油灯，火焰跳跃，星星点点，汇成一片，蔚蔚景观。煤油价格贵，还不容易买到，有的同学就点柴油。柴油燃烧后产生的黑烟在教室里氲氲，气味刺鼻，熏得不少同学的脸、鼻孔里常常黑黢黢的。爱美的女同学讨厌这灯，男同学取笑她们“演包公都不用化妆了”。

煤油灯，陪伴了我们一代人的少年时代。如今，还不时地从我的记忆里走出来。

罩子灯

罩子灯，玻璃底座、玻璃灯罩，不过，这种灯要等家里来了客人或过年的时候才能使用，平时是不舍得用的。

1976年，父母跟已婚的大哥分家时，一天晚上，父亲拿出了玻璃罩灯，一手捧着灯罩，一手堵住灯罩的小头，从大头往里哈着气，把玻璃罩擦得锃亮，点了起来，放到了炕上，整个屋子都明亮了许多。

不一会儿，队长和会计来了，会计手里还拎着一瓶墨汁、一支毛笔。父母打发我们到东间奶奶屋里去，嘱咐我们掩上房门。父母和队长、会计说了一会儿话后，大哥推门进了西间。西间门是两扇的，中间有道一指多宽的缝儿，我们好奇地从门缝里朝西间屋里瞅，见会计正趴在罩子灯下，往红纸上写字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农村延续了千百年的分家书。

马灯

马灯，铁皮底座，铁皮上盖，铁皮固定架，椭圆形的玻璃罩安在中部，严丝合缝。灯点燃后，刮风，风吹不灭，下雨，雨浸不到，我们家乡称作“保险灯”。这种灯平时不大用，只有无月的夜晚，父亲到生产队去给庄稼浇水，雨夜到地里排水时才会使用。父亲身披蓑衣，左手拎着马灯，右肩扛着铁锨归来，至今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马灯也是妇女们掐草辫必备的照明工具。上世纪60年代，乡亲们的零花钱，主要靠妇女掐辫子。家家户户年老的、年少的妇女，在生产队劳动之余，都掐草辫。夏天的夜晚，生产队的场院里，村里的大街上，到处架着一盏盏马灯，十几个人一帮，围坐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，忍受着蚊虫的

叮咬，边说笑着，边掐着辫子。这时，我会拿一块塑料布，躺在母亲身边，透过树叶的缝隙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不管蚊子怎么咬，我都香甜地酣睡不醒。只是第二天早晨，两只小手上还粘着蚊子被打死后的斑斑血迹。

我们村里流传多年的一个故事，也与马灯有关。冬季农村修“大寨田”那会儿，村支书带领二百多名整壮劳力，到东部一个丘陵村修“大寨田”。白天推车、抬筐运土石方，傍晚收工后点炸药炸岩石。

村支书是老党员，战争年代就是村民兵队长，每次炸石放炮他都亲自参加。这天，天黑后，他拎着马灯，和一个三十多岁未婚的青年去点炮。“轰”“轰”几声炮响后，天摇地动，碎石啪啪落地。男青年见炮已放完，准备撤。但村支书心里盘算着还有一炮没爆炸，便说：“先别走，有个‘哑炮’得去看看。”于是，俩人借着马灯的微光，仔细地寻找“哑炮”。突然，“轰”的一声响，“哑炮”在他们身边炸响。村支书被掀翻了，马灯玻璃罩粉碎，灯架瘪了，可身体无恙。当他起身看时，男青年倒在地上，捂着眼睛喊叫。村支书大声喊着男青年的名字，知道他眼睛受了伤，就把他扶到自己背上，一手拉住青年的胳膊，一手提着破碎的马灯，一溜小跑回到民工驻地，连夜用小车推着他去了公社医院。经医生治疗，青年的生命无大碍，可惜两只眼睛再也睁不开了。

临近年关，青年双眼失明，家里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这年可怎么过呀？

大年三十上午，村支书到青年家里送了大队的慰问品，帮他家贴了对联。傍晚，从家里带着包好的饺子、炒好的菜肴，提着一盏新马灯，来到青年家陪母子过年。村支书对老人讲：“大娘，从今儿往后，我也是您的儿子，您养老的事不用担心。”

正月初一，当拜年的人听说此事后，都唏嘘不已。

汽灯

汽灯，需打上气才能喷油点燃，通常在生产队晚上打场，有文艺演出时才会使用。只不过，这种灯只有大队和生产队里才有，高灯远明，汽灯常常挂在一根高高的竹竿或木杆上，照得四周如同白昼。倘若满月夜晚，那可真是天上个月亮，地上有个“太阳”，乡村的夜晚弥漫着神秘的色彩。

这样的夜晚，生产队的场院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大人们打场，孩子们就在汽灯下追逐嬉闹，疯了一般。大人们拾掇粮食，我们就仰躺在麻袋片上，数星星、看月亮，听老人讲神话故事，编织心中七彩的梦想……

电灯

1982年秋，我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探亲，见村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，灯绳“啪嗒”一拉，整个屋子锃明瓦亮。农人祈盼多年的“点灯不用油，耕地不用牛”的生活，终于变成了现实。

人类对光明的崇拜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如今，随着电的普及，农民彻底告别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，电视机、电冰箱、微波炉、电脑和移动通信工具的普及，让人们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。

电给乡村带来了光明，点亮了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心灯。